

中央研究院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廿九日至卅一日

歷史與考古組 (下冊)

慶祝中央研究院院慶六十週年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台灣 合北

中央研究院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歷史與考古組（上、下冊）

不准翻印

全套	精裝十冊定價	新臺幣	元、美金	元
歷史與考古組	精裝兩冊定價	新臺幣	元、美金	元

編輯者：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中 央 研究院

院 址：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二八號

電 話：七八二二一〇～九（十線）

印刷者：大 進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地 址：臺北市西藏路二五一巷八號

電 話：三〇三九二四九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歷史與考古組

目 錄

上 冊

1. 殷代地上建築復原第四例——甲六基址與三報二示.....	石 璋 如	1
2. Craft and Culture: Metaphors of Governance in Early China	David N. Keightley	31
3.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Style in Pre-Han and Han Lacquer Ornament	William Watson	71
4. 澎湖羣島拓殖史的考古學研究.....	臧 振 華	87
5. The Wei Mirrors Excavated in Japan	Takayasu Higuchi	113
6. 論臺灣及環中國南海史前時代的玦形耳飾.....	宋 文 薰	117
7. From Ore to Ingot—Mining, Ore-processing, and Smelting in Ancient China.....	Noel Barnard	141
8. 二里頭青銅爵形器的鑄造及其相關問題.....	萬 家 保	207
9. 歷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勢」.....	何 佑 森	241
10.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in Chinese Thought: Som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Lin Yü-sheng	251
11. 中西古代史學的比較.....	杜 維 運	265
12. 重論『侯』與『射侯』	陳 榕	285

13. 周禮身分的象徵.....	杜 正 勝	295
14.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between Wu and Yue and the Background of Yue's Triumph	Yub Kim	307
15. 春秋時代銅農具普及的程度及其使用的範圍——兼論南方 的青銅文化.....	陳 良 佐	321
16. 試論春秋時代的諸夏意識.....	王 仲 孚	363
17. 封建制與漢初宗藩問題.....	管 東 貴	377
18. 論「張騫鑿空」.....	陳 慶 隆	403
19. 八十年來漢簡的發現、整理與研究.....	張 春 樹	417
20. 霍光當政時的政治問題.....	勞 蘇	441
21. 漢代使者考論之一——試論使者的封拜賞罰及溝通上下之 使命.....	廖 伯 源	455
22. 論禪讓與讓國——歷史與思想的再考察.....	阮 芝 生	485
23. 劉知幾史通與魏晉史學——從史通撰寫過程所作的討論.....	遂 耀 東	517
24. 永嘉亂後流人問題與州郡縣的僑置.....	何 啓 民	541

下 冊

25. 晉隋之際河東地區與河東大族.....	毛 漢 光	579
26. 隋唐的帝王學.....	高 明 士	613
27. 中古時代桐柏山脈諸關道.....	嚴 耕 望	651
28. 遣唐使與國書.....	西 嶋 定 生	675
29. 唐朝實錄與日本六國史.....	池 田 溫	699
30. 唐代借用外兵之研究.....	李 樹 桐	731
31. 唐末變亂之分析.....	王 壽 南	751
32. 從安史之亂論肅宗一朝唐代政治與宰相制度變動的綜合 研究.....	王 吉 林	783
33. Warfare in Medieval China: Some Research Problems	Herbert Franke	805
34. 縱論宋代士大夫理想與從政的類別.....	劉 子 健	823
35. 論陸象山的實學.....	杜 維 明	835
36. Law and the Military in the Sung.....	Brian E. McKnight	855

37. 論五代宋初歸義軍節度使的多邊外交.....	蘇 莹 輝	875
38. Ju Shi and Quiet-Sitting.....	Wing-tsit Chan	899
39. 宋歐陽修撰五代史記的意義.....	蔣 復 琮	919
40. 北宋幾個家族間的婚姻關係.....	陶 晉 生	933
41. 蔡襄在閩之仕宦生涯.....	程 光 裕	945
42. 王安石新法中募役法與保甲法的結合.....	宋 智 瞻	971
43. 宋代的起居注與時政記之研究.....	王 德 肅	981
44. 南宋的淮浙鹽場.....	梁 庚 堯	1007
45. 南宋對地方武力的利用和控制：以鎮撫使為例.....	黃 寬 重	1047
46. 宋代學術發展之轉關——胡瑗.....	金 中 樞	1081
47. Sung-Yuan-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Some Comparisons	Wang Gungwu	1115
48. 王文統「謀反」事件與元初政局.....	陳 學 霖	1129

附錄

一、拼音說明.....	i
Explanation of Romanization	ii
二、地名對照表 (A Comparative Table of Place Names)	iii

晉隋之際河東地區與河東大族

毛 漢 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目 錄

- 一、緒論
- 二、裴氏之「根」——墓葬地與居住區
- 三、柳氏之動態——主支之移動
- 四、蜀薛之遷入——社會勢力之移植
- 五、河東北境胡漢之居民結構——汾河南線
- 六、結論
- 附圖一 河東地區地理圖（西晉至隋）
- 附圖二 河東地區地理圖（繪自地方志）
- 參考書目

一、緒 論

河東¹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地區，但由於位置特殊，在中古時期顯得十分重要。以西漢而論，京師設在長安，有京兆、馮翊、扶風，是謂三輔；河東、河內、河南，是謂三河；又有弘農，皆司隸校尉所察。以東漢而論，京師設在洛陽，河東更為重要，七郡亦屬司隸管轄。如果以全國疆域而論，中古時期的長安地區、洛陽地區與河東地區，似乎構成一個心臟地帶，²各州郡則猶如衆星拱月。長安洛陽是兩漢以來的名都，史書中論及者甚多，而專論河東地區者尙不多見。這個區域遠較其他州郡更能影響到中原政治中樞，但由於本文研究的時期是中古亂世——西晉至隋，尤其是永嘉亂後至隋統一之前，河東地區所呈現的意義是以其地方性、社會性方面為主。

¹ 自漢至隋河東郡所轄地區皆不盡相同，見《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河東郡；《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一〉、河東郡；《晉書》卷一四上〈地理志上〉、河東郡、平陽郡；《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晉州之平陽郡、北絳郡、南絳郡，東雍州之高涼郡、正平郡，南汾州之北鄉郡（領縣龍門、汾陰）及泰（秦）州之河東郡、北鄉郡（領縣北猗氏），陝州之河北郡；《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河東郡、絳郡。

本文所謂河東地區係指：北以龍門山、雲邱山、馬首山（約北緯35°40'）為界，西及南以黃河為界，東以霍太山脈、白馬、橫嶺山為界。

² 許倬雲謂：「兩漢的核心區為關中與三河，邊陲區為會稽、南方諸郡國及北方沿邊諸郡國……」，見《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食貨》月刊復刊11.5，民國七十年，頁二〇二。三輔三河等郡之重要性又見《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司州」條。

自東漢以還，域外胡族一批一批蜂湧進入中國境內，來自北邊與西北方者最為強勁。史家或注重於一、二十個國家的興亡，或注意幾個大戰役的成敗，或注意種族間的衝突與融合；而以歷史地理為基礎，觀察區域內的居民結構³ 及其社會勢力⁴ 動態等，則有待進一步研究。永嘉亂後，中國北方建立許多異族王朝，雖時間皆甚短促，然鐵騎橫行，狂飈而過，唯有研究各區域中的居民結構、社會勢力，才會對分崩離合、更迭不已的國家有根本的瞭解，進而對區域間文化差異有正確分析。河東地區位於兩個名都——長安、洛陽之近北，北邊胡族南移之時，中央政治力已由衰弱而瓦解，河東地區以其本身的社會力量，屹立於各種政權之下，猶如怒海中一塊巨巖，一波一波的大浪從巖頂掠過，但並不能使其摧毀，雖在政治上每每羈縻於當時政權，實際上是「統而不治」的微妙關係，在社會上當此胡族大量遷移之時，河東大族保住了漢人居住空間。這個彈丸之地存在着三個大士族，已是非常奇特之事；而在長期紊亂的局勢之中，這三族在重要位置上仍擁有鉅大的影響力，這皆引起作者研究的動機。

為了要明瞭河東地區，先得繪畫出中古時期河東地區的地理圖，以便分析其人物在此舞臺上的活動情形，地理圖附於正文之末。

本文以正史〈地理志〉、《水經注疏》、《地方志》、《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一統志》、《輿地廣記》等書中資料及有關地圖，繪成西晉至隋時期的河東地區地理圖。從地方志中墓葬位置的記載，追尋裴氏、柳氏、薛氏在河東地區之居住情形、及其勢力範圍；其中薛氏徙自蜀地，其遷入的時機、方位以及其影響等，是社會勢力移植罕見的例子。這三大族的勢力穩固了漢人在河東地區的居住基礎，並在河東北境形成一條民族線；凡此種種現象，皆是本文各節之主要內容。由於篇幅字數限制，有關河東大族之政治動向，以及北魏迄隋間各政權對河東人、地之爭奪等，則另文討論。

二、裴氏之「根」——墓葬地與居住區

在西晉以前，河東地區原住大士族有二，即裴氏與柳氏。裴氏據說在周朝已居於聞喜舊城，⁵ 較可靠的記載應始於西漢裴蓋，官至水衡都尉、侍中，⁶ 在東漢之初，蓋

3 如前田正名《平城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第二章〈住民構造〉，頁二七～一〇八。

4 如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民國五十三年。

5 《新唐書》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一上〉裴氏：「……非子之支孫封」鄉，因以爲氏，今聞喜舊城是也。六世孫陵，當周僖王之時封爲解邑君，乃去『邑』從『衣』爲裴。裴，衣長貌。一云晉平公封顓頊之孫於周川之裴中，號裴君，疑不可辨。」

6 同上註。「陵裔孫蓋，漢水衡都尉、侍中。」

「九世孫燉煌太守遼，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安邑」⁷ 裴遼是燉煌太守，却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當指自雲中帶其宗黨部曲隨行征伐之意，裴氏應有一支居住在雲中。〈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載：「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歸，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周，邊竟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⁸ 裴岑之世系不詳，岑亦任敦煌太守，但稱「雲中裴岑」，似應亦屬裴氏居雲中支派，這一支裴氏可能嫾熟北方、西北方邊事，⁹ 按雲中是北方重鎮，敦煌則是內保河西走廊、外控西域各國的西北重鎮，熟悉北方、西北方邊事的傳統到了東漢末裴潛仍有，¹⁰ 這一支裴氏在東漢具有豪強性格，但已加入全國性官僚圈，擔任邊區行政長官。裴遼自平隴蜀以後，似乎自雲中徙居河東安邑，又回到其家族之大本營，這個大本營即鹽池東區（在圖一之「丁C」、「丁D」區），在東漢安順之際，這一支又向東北擴展到聞喜（在圖一之「丙C」、「丙B」、「乙C」、「乙B」區）。按安邑裴氏與解縣柳氏似乎均分鹽池之利，裴氏如要發展，祇有向東北方向，如向西南方向則將與柳氏衝突，其理甚明。又涑水流域及其支派沙渠水、洮水利於灌溉，適於耕種，因此自安邑（涑水中游）向涑水源頭處擴展，成為裴氏宗族的主要大本營。

在涑水下游是柳氏的勢力範圍，而黃河以東、汾河下游雖有零星裴氏，但似非裴氏宗族的主要居住地，這可能與安邑向北、或西北有介山（圖一「丙D」區）一帶山脈的阻礙有關。上述裴氏在河東居住分佈情況，可以其墓葬地相互印證。

《聞喜縣志》（李遼唐撰本）卷之九〈墳墓〉、頁十二～十三（余寶滋撰本卷二十三〈古蹟〉、頁七～十同）：

段尚書墓在裴村南、涑河岸，岸崩出石，刻大書「段尚書墓」四字，年代名號未詳。漢晉唐以來，裴氏諸塋在城東去祖莊、裴柏村十里，曰鳳凰原，北至紫金山，南至涑水，東至牛塢，西至鷄鳴山，中倉底、永青、趙村、柳泉、坡底、居臺莊、愛裡諸村，墓多在焉。

（以下墓名、村名及排列次序悉錄自《聞喜縣志》，墓主所屬房支係本文作者從各正史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裴氏中查得，列表如下，數字為標點本頁碼）

開國公裴潛墓（2180）	祕書少監裴齊游墓（東眷輯支，2229）
--------------	---------------------

⁷ 同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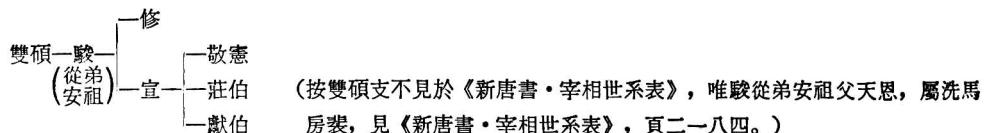
⁸ 《金石萃編》卷七。

⁹ 《後漢書》列傳卷七八〈西域傳·沙車國〉載，敦煌太守裴遼曾於建武十七年上言西域之事。

¹⁰ 《三國志·魏志》卷二三〈裴潛傳〉。

尚書裴輯墓（東眷輯支）	羽林將軍裴承先墓
光祿大夫裴傑墓（西眷徽支，2182）	左僕射裴頫墓
以上倉村	
黃門侍郎裴綽墓	散騎常侍裴譏墓
以上西洋	
恒襄太守裴雙碩墓（雙碩支 ¹¹ ）	衛州刺史裴萬石墓
左丞相裴萬頃墓（洗馬房天恩支，2186）	前將軍裴壽孫墓
以上倉底	
鴻臚卿裴子野墓	殿中將軍裴松之墓
中書舍人裴敬彝墓（中眷萬虎支，2209）	駙馬都尉裴詢墓（南來吳苞支，2218）
駙馬都尉裴虛己墓（東眷輯支，2227）	大將軍裴萬彪墓（萬虎）（中眷萬虎支，2201）
翰林學士裴諗墓（東眷道護支，2243）	霍州刺史裴伯仲墓
金吾將軍裴修己墓（南來吳苞支，2222）	懷義公裴行方墓（洗馬房天壽支，2190）
澧州刺史裴懷照墓	工部侍郎裴上賢墓
起居郎中裴世節墓（南來吳苞支，2218）	荊州刺史裴世清墓
同平章事裴世舉墓	工部尚書裴思莊墓
忠公裴仁基墓	京掾裴奉先墓
司勳員外裴楨墓（中眷雙虎支，2213）	大理卿裴令簡墓
駙馬都尉裴令儀墓	太子舍人裴物墓
少卿裴沼墓（南來吳令寶支，2207）	吏部員外裴仲方墓
太子少師裴炫運墓	中書令裴公尹墓
絳郡公裴元質墓（中眷萬虎支，2209）	秦州刺史裴鴻業墓
永清公裴炎墓（洗馬房天恩支，2186）	武都太守裴天恩墓（洗馬房天恩支，2187）
中書博士裴天壽墓（洗馬房天壽支，2187）	
以上永青	

11 雙碩支，《北史》卷三八，頁一三七四〈裴駟傳〉載，其世系為：



太常裴開墓（東眷輯支，2223） 商州刺史裴延慶墓（西眷徽支，2183）
同州刺史裴知禮墓（中眷雙虎支，2211） 石州刺史裴大感墓（中眷雙虎支，2212）
忠獻公裴光庭墓（中眷雙虎支，2213） 交州刺史裴鏡民墓（東眷輯支，2223）
大將軍裴鏡人墓 幽州都督裴行儉墓（中眷雙虎支，2213）
冀國公裴居道墓（東眷輯支，2223） 太子舍人裴淨論墓
安南都護裴泰墓（東眷輯支，2223） 杭州刺史裴克念墓
濮陽令裴有鄰墓（東眷道護支，2242） 濱州刺史裴鳳敏墓
道州刺史裴參鉉墓（中眷雙虎支，2212） 舒州刺史裴瞿雲墓（東眷輯支，2224）
開國公裴貞隱墓（中眷雙虎支，2212） 晉城子裴思義墓（洗馬房天壽支，2193）

以上趙村

雍州刺史裴崧墓（山松）（中眷雙虎支，《北史》頁一三七七，父雙彪，祖彊）
禮部尚書裴宣機墓（西眷徽支，2183） 大理正裴邦基墓（洗馬房天恩支，2185）
少卿裴之禮墓 勝州都督裴閨墓（東眷輯支，2223）
左衛將軍裴鼎墓（東眷輯支，2230） 幽州都督裴託墓
著作郎裴元進墓

以上上呂

蘭陵武公裴徽墓（西眷徽支，2180） 工部尚書裴季通墓（洗馬房天壽支，
2190）
華州刺史裴宣明墓（中眷萬虎支，2210） 中書侍郎裴駿墓（雙碩支）
司隸校尉裴穎墓（南來吳簡之支，2196） 監察御史裴周南墓（中眷三虎支，2216）
河南府尹裴藏耀墓 河南工裴藏明墓
太子少師裴藏□墓 翰林編修裴邵南墓（中眷三虎支，2216）
秦州刺史裴修墓（雙碩支）

以上柳泉

中書侍郎裴嵩墓 河北大守裴夙墓（中眷三虎支，2218）
河州刺史裴善昌墓（西眷徽支，2183）

以上居臺

祕書監裴黎墓 太子中允裴振墓（中眷萬虎支，2210）
吏部尚書裴構墓
以上坡底

河東太守裴仲規墓（《魏書》卷 69，翼城公裴仲規墓（洗馬房天恩支，2187）
頁 1532）

濟州刺史裴希仁墓（東眷輯支，2228）陳州刺史裴希莊墓（東眷輯支，2231）
太僕卿裴運墓

以上橫水

梓州刺史裴晉墓（洗馬房天壽支，2192）

以上雷衛

監察御史裴鑑墓（鑑）（中眷三虎支，2218）

以上陰莊

以上共九十三塚，考據詳明。外又大遠六十有奇，碑記六十餘座，石人、虎四十對有奇，享亭一，在永青；守墳寺二，在愛裡、裴家寺內。如裴度墓（東眷、道護支，2242）在管城，今趙村有之。裴寂墓（西眷徽支，2180）在蒲州柔原；裴見素墓在陰莊；裴守貞、裴耀卿墓（南來吳簡之支，2197）在稷山；今本里有之。裴喬（喬）卿（南來吳簡之支，2199）家在稷山、墓在聞喜，如此類多不可考。

《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十七冊〈山西〉，〈河汾燕閼錄〉：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之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字內罕有也。

裴氏世墓在涑水上游之北（圖一、圖二「乙B」區）。墓主房支可查者有：東眷輯支十二人，東眷道護支二人，西眷徽支五人，中眷萬虎支五人，中眷雙虎支八人，中眷三虎支四人，洗馬房天恩支五人，洗馬房天壽支五人，南來吳苞支三人，南來吳令寶支一人，南來吳簡之支一人，雙碩支三人，共五十四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裴氏條中各房支皆有在此立墓。裴氏世墓中還有三十八人，亦皆官宦之士，但世系已不可查。所以裴氏雖然在中央、或在其他州郡任官，根據上述資料，自後漢至唐，大都仍以安邑聞喜一帶為其「根」，死後則「落葉歸根」。

上述引文末有唐初裴寂墓¹²（西眷徽支），在蒲州柔原，可見涑水下游亦偶有裴氏居住，圖二「丁F」區有裴坊，繪自後世《山西通志》，未能確定中古時期是否有

¹² 《蒲州府志》卷三〈古跡〉「唐裴尚書墓」：在縣北五里聖壽寺側，《臨晉志》云舊有鉅碑，虞世南文、歐陽詢書，因搨取不息，土人壅之。漢光按：此可能即裴寂墓。

此村落，僅引作參考。上述引文末又載裴守貞墓、裴耀卿墓¹³在稷山，裴僑卿家在稷山，墓在聞喜，按此三人皆盛唐人，又查皆屬南來吳裴，《新唐書》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云：「嵩度江居襄陽，生順宗，順宗三子：叔寶、叔業、令寶。叔業，（南）齊南兗州刺史，初歸北，號南來吳裴，事後魏，豫州刺史、蘭陵郡公。」由此墓地居地推測，這一支北歸後可能居住在汾河下游兩岸稷山（圖二「乙D」、「乙E」區）一帶，圖二「乙E」區有裴莊，繪自後世《山西通志》，未能確定中古時期是否有此莊，僅引作參考。

《新唐書》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云：「洗馬裴出自粹子暉。暉生愷，自河西歸桑梓，居解縣洗馬川，號洗馬裴，仕前秦大鴻臚。」《寰宇記》卷四十六〈蒲州・虞鄉縣〉：「洗馬泉在縣東二里。」又《山西通志・虞鄉縣》中圖有其確切方位，即圖一、圖二「戊E」區。《虞鄉縣新志》（周大儒本）卷二〈溝洫略〉：「洗馬泉在王官谷東，洗馬村南，古洗馬川也（按柳崇邑人仕魏，爲本邑中正，後以太子洗馬致仕，居此，故名。《臨晉舊志》注：「晉太子洗馬於此」，不知何據。）西貽溪東石鹿，今號二峪，口下爲洗馬村，西北爲潛龍岡（見〈張敬儒墓志〉），唐裴元居洗馬（今洗馬村），因號洗馬裴，水歸新河。」漢光按：洗馬裴之名早在前秦時，洗馬裴之得名，因太子洗馬之職，故應讀「洗」字爲「先」音。洗馬川在王官谷之東。《虞鄉縣志新志》卷二〈溝洫略〉又云：「按（中）條山諸峪水，惟王官瀑布，旱潦不竭，引灌山下田，不煩疏濬，獲自然之利，其次則風伯峪……」又《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四十〈蒲州府〉：「王官谷（在虞鄉縣東南十里中條山中……王官谷深十里，巖洞奧邃，泉谷幽奇，有天柱、挂鶴諸峰，左右兩瀑，飛垂巖際，山水之勝，甲於河東。」漢光按：解縣一帶原是柳氏勢力範圍（見後文），然柳氏中央化較速較深（亦見後文），地有空隙，故裴氏遊宦涼州那支撤回河東時，得以安置在此宜於灌溉、風景絕佳之地，以填補其地，裴氏自外郡遷回本郡，若在聞喜、絳縣故地，史書並不特別記載其小地名，此支遷入柳氏地盤（洗馬川一帶），故此支特稱爲「洗馬裴」。

綜合上文，裴氏大本營在安邑、聞喜至絳縣（即圖一之紫金山、絳山以南，華谷、橫嶺山以西，介山以南，翠岩山以北之河谷平原上），前秦時有一支洗馬裴在解縣洗馬川（即圖一中條山脈西部），隋唐之交有一支西眷在涑水下游（即圖一蒲州一帶），盛唐時有一支南來吳裴在稷山一帶（即圖一稷山、雲邱山之汾河河谷平原）。

當時瑯琊王氏亦屬四海大族，《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末載：

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徵比王祥，楷比王衍，

¹³ 《稷山縣志》（沈鳳翔本）卷七〈陵墓〉，「唐侍中謚文獻裴耀卿墓」在仁義村，尚書許孟容誌。

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瓊比王敦，遐比王導，頤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這僅屬於名士風采的比擬，按漢魏以來清流士族對品學之重視，尤勝於政治地位，士族子弟如被評為名士，是很高的社會評估。河東裴氏名士輩出，所以這一支已成為文化大族。¹⁴ 因此河東裴氏所交接的是當時上流社會人物，茲以婚姻為例，¹⁵ 如下：

裴秀妻郭配之女，郭氏太原著姓，《三國志》卷二十六〈郭淮傳〉裴注所引〈晉諸公贊〉。

裴楷妻王渾女。王渾，太原晉陽人，父昶，魏司空。《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附「楷傳」。

裴頤，賈充即頤從母夫。西晉之外戚暨權臣。《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附「頤傳」。

裴瓚娶楊駿女。楊駿，西晉之外戚暨權臣。《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附「楷傳」。

裴輿娶汝南王司馬亮女。《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附「楷傳」。

裴楷女適衛瓘子。衛瓘父顥，魏尚書，西晉權臣。《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附「楷傳」。

裴盾妹適東海王司馬越。《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附「憲傳」。

裴盾女適趙固，趙固為劉元海將，家世不詳。《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

河東裴氏雖然已成為四海大族，且在中央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子弟多文化名士，婚姻諸權貴大族，但仍有一部份子弟擔任刺史、太守並兼具軍職。在西晉帝國的官僚體系之中，有被任命地方大吏而居住當地者，例如西眷裴氏裴黎之子「粹，為晉武威太守。二子：詵、烜。詵，太常卿，避地涼州，及苻堅克河西，復還解縣。」裴楷之子憲，「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¹⁶ 裴憲秉承其父楷、從父秀、從祖潛之家學，擅長於朝中制度，所以「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同上注）這一支在五胡亂華時期，一直在河北地區發展。東眷裴氏生穎，司隸校尉。穎生「武，晉大將軍、玄菟太守，永嘉末，避地平州。」¹⁷

¹⁴ 裴茂三子：潛、徽、輯，及其子孫之聲名、學問、教養等，參見矢野主稅〈裴氏研究〉第二項〈三國晉代の裴氏〉，第一目「政治生活」、第二目「學問と教養」，頁一七～二〇。

¹⁵ 矢野主稅另以賈氏為中心，繪出裴氏已加入上流社會婚姻集團，見〈裴氏研究〉頁二〇～二一。

¹⁶ 《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附「憲傳」。

¹⁷ 《新唐書》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一上〉「裴氏、東眷裴」條。

這一支在五胡亂華時仕慕容氏。這幾支都超越地方豪族型態，無論在中央居官，或任方面大員，在五胡亂華時期都深受政局之影響。

河東裴氏在魏晉之際人才鼎盛，裴潛的官歷與曹魏王朝相始終，晚期任尚書、太府軍師、大司農、尚書令。潛子秀在魏末任黃門侍郎、尚書、尚書僕射，晉武帝即王位，爲尚書令、司空。潛父茂在後漢亦爲尚書令，所以該房三代皆居此職，唯後漢尚書省仍在發展時期。尚書省在魏晉以後是行政樞紐，潛在尚書令內，「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¹⁸ 秀在尚書令內「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¹⁹ 秀子頤，在晉朝任侍中、尚書、尚書左僕射兼侍中，「賈充即頤從母夫」，倒楊駿有功，與賈后、賈充、張華、賈模爲同一集團，權勢跨尚書、門下二省，是當時有重大影響之人，趙王廢賈后時遂亦誅之。秀從父弟楷在晉朝至侍中，楷子瓊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執政楊駿誅後，幸未波及，其後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裴潛、裴秀、裴頤、裴楷四人在曹魏西晉之時都是任職中央的重要大臣，尤其裴頤與裴楷，在西晉政壇上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河東裴氏以中央之職官爲主者還有裴濬、裴嵩、裴琰、裴黎、裴輿、裴瓚、裴綽、裴純、裴遐等。河東裴氏任職刺史、太守或掌兵權者有：裴徽、裴粹、裴康、裴盾、裴苞、裴穎、裴武、裴邈等。

以上分析河東主支裴茂三子之後裔，發現有中央化的現象，其任職刺史、太守者皆屬河東以外州郡，這顯然是中央官僚體系之安排。裴茂這一支顯然超越河東地區地方領袖的地位，已成爲魏晉之際的四海大族。

三、柳氏之動態——主支之移動

《虞鄉縣新志》卷之八〈古蹟考〉、頁三十四，「唐柳子厚先塋」條：

在縣北五里陽朝村東南有數大塚，今其地猶稱柳家塚。據《平陽府志》、《臨晉舊志》皆以爲柳子厚墓。考韓文公〈子厚墓誌〉云：歸葬萬年縣。此應是子厚先塋，非子厚墓。按柳氏自柳安居解，傳數世，分東眷、西眷，散處中條山下（注文：此時虞、解俱非所治）。柳恭仕趙爲河東守，後以秦趙亂，率家人南遷，居汝穎間，遂仕江表。柳卓又自本郡遷於襄陽，籍貫解，不忘本也。諸柳南遷，惟元景從祖弟光世留居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崔浩

¹⁸ 《三國志》卷二三〈裴潛傳〉中語。

¹⁹ 《晉書》卷三五〈裴秀傳〉中語。

善，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復仕魏，仕左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又柳或（或）父仲禮，梁敗見囚於周，復家河東，柳楚賢陳亡還鄉里。於是柳氏復爲虞鄉人，邑令萬資劉公謂子厚與楚賢同出一脈，俱爲虞鄉人，而《子厚傳》有與京兆尹書云：城南二十里有先塋。子厚殆柳氏徙居藍田者之後乎！其徙其歸，時不可考，惟子厚表其叔父侍御史府君有邑居於虞鄉語，則諸柳之在河東者，應在虞鄉。再考遺跡，城西至百梯寺有柳道，左右古井皆稱柳家井，又有子厚堡，史失而求諸野，亦安得盡以附會疑之，但此塋荒殘已久，碑碣無存，惜夫！

（據《蒲州全志》卷二、頁八，方山在郡東南一百二十里。永濟虞鄉兩縣間……亦名百梯山。）

《虞鄉縣新志》指出柳氏墓葬地在陽朝村（即圖二「戊F」區），其地猶稱柳家塋，這與裴氏世墓類似。又云柳氏散處中條山下，按中條山連亘於河東地區之南部，²⁰柳氏東與裴氏相接於鹽池，向西直至蒲州，解縣、虞鄉縣是其主要居住地。按河東鹽池之鹽，乃晉之大寶，自秦取之以自豐，其利二十倍於古，其後中央政權若强大時，公私兼利，若中央政權衰弱時，則富強者專擅其食，²¹河東鹽池在柳氏裴氏勢力範圍之中，似乎這二族是主要的受益者，上節裴氏於前秦時遷入洗馬川，表示裴氏勢力之擴張，圖二所示，地方志標示在中條山脈一帶有薛家嶺、薛家洞、薛家灘，在鹽池之北有薛家營、薛家莊，如若這些地名源自中古時期，則似乎薛氏亦漸漸介入鹽池之利。這些歷史發展應與柳氏主支南移有關。柳氏有東眷、西眷二大支，其人物在中古時期之遷徙，上文雖有論及，但語焉未詳，茲自正史中找尋有關資料分析之。

河東柳氏據《新唐書》卷七十三上〈宰相世系表三上〉載：

秦并天下，柳氏遷於河東。秦末，柳下惠裔孫安，始居解縣。安孫隗，漢齊

²⁰ 《山西通志》卷三一〈山水〉卷一，「中條山」：中條山，禹貢之雷首也。西起永濟之獨頭城，東訖垣曲之橫嶺關，芮城、平陸居其陽，虞鄉、解縣、安邑、夏縣、聞喜居其陰。山形修阻，首枕大河，尾接王屋，縣瓦二百餘里，所在異稱，有首山、首陽山、歷山、陝山、薄山、襄山、吳山、甘棗、渠澗諸名，而虞坂、白徑爲南出道，尤奇險，皆正幹也；南支限於河近，與底柱相連；北支旁衍，其盤迴於汾涑之間者，爲鳴條岡，爲絳山，爲稷山，爲介山……

《蒲州府志》：兩漢及晉魏志多言首山、雷首，不及中條，中條之名，蓋起後世（案其名始見《魏書·釋老志》）。漢光按：本文所謂中條山脈，係指南支，又《山西通志》亦引《括地志》、《通典》、《太平寰宇記》等書中載中條山脈之山名，不贅。

²¹ 《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十七冊〈山西〉：「秦取之以自豐，其利二十倍於古。漢興，亦以山澤爲私奉，……和帝卽位，罷鹽官，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後魏宣武時，河東鹽池富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鹽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卽位，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令縣官鄧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不及四體也。明帝遂罷其禁，與百姓共。隋開皇三年，鹽池亦與民同。」

《文獻通考》卷一五〈征榷考二·鹽鐵〉，頁一四九～一五一。

相，六世孫丰，後漢光祿勳。六世孫軌，晉吏部尚書。生景猷，晉侍中。按河東柳氏在兩漢晉朝時已有任職中央者，尤其是柳軌爲晉吏部尚書，乃子景猷爲晉侍中，此二職在中央官職中甚爲重要，唯正史無傳，不知其詳。〈宰相世系表〉繼云：

景猷二子：耆、純。耆，太守，號「西眷」。耆二子：恭、璡。恭，後魏河東郡守，南徙汝、潁，遂仕江表。曾孫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生僧習（《周書》卷二十二〈柳慶傳〉謂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於後魏，爲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五子：鷟、慶、虬、檜、鸞。

柳恭於後魏時任河東郡守，記載必然有誤，按世系推演，應在五胡亂華之時，《周書》謂：「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²²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晉書》〈載記第十七・姚興上〉謂：「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彊先據楊氏堡，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十六國春秋輯補》：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²³所以柳恭南徙應該在後燕滅西燕之後，後秦姚興時，河東郡治蒲坂，柳恭乃西燕所署，其防區是北自龍門、南至蒲坂、黃河以東之地，南燕未能克之，姚秦得汾陰薛彊之助，於是北部門戶大開，晉王姚緒遂自龍門渡河，長驅克服蒲坂，薛彊之角色，後文另有討論。柳恭投降以後，姚秦遷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按涑水下游乃柳氏勢力範圍，受此打擊而有此支南遷，其理甚合，薛氏勢力也可能因此向南擴大。〈宰相世系表〉繼云：

平陽太守純生卓，晉永嘉中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輔、恬、傑、奮，號「東眷」。

東眷在永嘉亂起即南遷，比西眷南遷還早。如果東眷是以柳氏勢力區之東部而言，則東眷原居住地可能是洗馬川至鹽池一帶（即圖二「戊D」、「戊E」、「丁D」、「丁E」區），由於這支南遷而空置，前秦苻堅克河西，原本避地涼州的裴粹子孫詵、愬被遷至解縣洗馬川，遂號洗馬裴。²⁴

東眷、西眷南遷者，其後亦有北歸鄉里者，如：

東眷柳或「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後家本土。」²⁵

²² 《周書》卷二二〈柳慶傳〉：「慶五世祖恭……」

²³ 《晉書》卷一一七〈載記第十七・姚興上〉。《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一，後秦繫年於皇初三年。

²⁴ 參見《新唐書》卷七一〈宰相世系表一上〉河東裴氏洗馬裴。

²⁵ 《隋書》卷六二〈柳或傳〉。